

电影“异形”系列衍生原创小说，国内首次引进

异形

ALIEN: RIVER OF PAIN

痛苦之河

【美】克里斯托弗·戈尔登（Christopher Golden） 著
蔡丹青 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异形

ALPHABET OF PAIN

痛苦之河

[美] 克里斯托弗·戈尔登 (Christopher Golden) 著
蔡丹青 译
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北京·广州·上海·西安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异形·痛苦之河 / (美) 克里斯托弗·戈尔登 (Christopher Golden) 著;
蔡丹青译. —北京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, 2016.12

书名原文: Alien: River of Pain

ISBN 978-7-5192-2068-6

I. ①异… II. ①克… ②蔡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71677 号

ALIEN: RIVER OF PAIN by CHRISTOPHER GOLDEN

Alien™ & © 1979, 2017 Twentie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 者: [美] 克里斯托弗·戈尔登

译 者: 蔡丹青

策划编辑: 陈俞蓓

责任编辑: 陈俞蓓

排版设计: 刘敬利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137 号

邮 编: 100010

电 话: 010-64038355 (发行) 64037380 (客服)

64033507 (总编室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cbj.com.cn>

邮 箱: wpcbjst@vip.163.com

销 售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mm × 1230 mm 1/32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220 千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版权登记: 01-2016-0916

定 价: 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)

1

来 客

日期：2122年6月4日

一直以来，雷普利都尽量避开诺史莫号的医务舱。在那苍白墙壁和刺眼灯光的包围之下，即使是一丝阴影也免不了会消失殆尽。空气里充满电流声和机器的运转声。

身为诺史莫号的准尉，她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飞船昏暗的走廊和舱室里度过的，只是偶尔遇到闪烁的灯光划破黑暗。这说来也怪，随着她辗转于不同的飞船之间，周而复始地过着密室生活，比起亮光，阴影早已让她更为习惯。

而这一切都变了。

当机载计算机“母亲”接到来自一个叫作LV-426的小行星发出的求救信号时，诺史莫号正通过网罟座泽塔双星系统，将两千万吨矿石运往地球。“母亲”将休眠中的船员唤醒，发出了前往调查的指令。

雷普利从一开始就觉得事有蹊跷。他们不是星际探索者，也不是殖民者。他们没有那个义务。

然而，他们接到的命令非常明确。船长达拉斯提醒她说，他们的“义务”就是听命于公司。于是，他们照办了。

着陆后，船长达拉斯、副船长凯恩和驾驶员兰伯特一行三人前往求救信号的来源——那是一艘废弃的飞船，一看便知并非人类所创造。当时，雷普利已觉大事不妙。他们对那艘飞船一无所知，天知道会遇上什么危险，船长、副船长和驾驶员选择下船根本就是个错误。

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噩梦。

诺史莫号的阴影开始让雷普利心慌。她向医务舱走去，她需要亮光。科学官艾什在里边。他那副高人一等的样子让她很是不快。有时候他似乎对所有人都不屑一顾，就好像他们只是他显微镜下的标本。

这让她觉得恶心。

不过，眼前的这位科学官是最有可能揭开LV-426星上那场风暴之谜的人，最有可能解释凯恩的遭遇的人。

但雷普利不会再唯命是从，再也不会了。公司的要求让她不安。“母亲”对那颗丑陋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的关心程度，令人不得不感到担心。可当她提出质疑时，其他人却不以为意。

好吧，那就去他的。她可没打算给他们什么选择。她

的女儿还在地球上等着她——她向阿曼达保证自己会平安回家，她绝不会食言。

因此，她会让自己的本能说话。她有满腹的疑问，她才不管自己会得罪谁。

雷普利安静地走进医务舱。她感觉自己好像擅自闯进了他人的领地。她环顾四周，眼前满是屏幕、白色的墙壁，还有黄色的按钮，灯光比刚才暗了一些。

她走进另一间舱室，艾什出现在她的右方，他正看着一块显示屏。此人身材矮小，却让人不敢小视。他的一头棕发已有些许发灰，眼睛是冷冷的冰蓝色。

趁艾什弯腰去看显微镜的一瞬间，雷普利将两人间的距离缩短到只有几英尺，而没有被对方察觉。计算机屏幕上的画面让她不禁抽搐起来。

画面中出现的，似乎是那个粘在副船长脸上的蜘蛛状生物的扫描，但她看不清细节。那东西用一条尾巴似的器官缠住了凯恩的脖子，当有人尝试把它拨开的时候，它反而裹得更紧了。他们也尝试了用刀切，但那该死的丑八怪的“血液”竟是强酸，蚀穿了诺史莫号的三层板面。要是再往下渗一两层，船体恐怕就不保了，那他们所有人也该没命了。

艾什被它迷住了。

而雷普利只想要它死。

“简直不可思议，”她轻声说道，冲着屏幕点了点头，“这是什么东西？”

艾什抬头扫了她一眼。

“哦，这个吗？”他回答道，“我还不知道。”他关掉屏幕，站直身子，用不寻常的彬彬有礼的口吻问道：“你有什么需要吗？”

还真礼貌，她心想。我们俩还真他妈礼貌。

“对，我……想找你谈谈。”她小声咕哝着。事实上，她并不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跑来这里。“凯恩怎么样了？”

两人之间的空气仿佛开始嗡嗡作响，与周围持续不断的电流声似乎没什么两样。从艾什加入团队开始——这是公司在他们从希德斯星启程返航时做出的单方面决定——她便对他心怀芥蒂。有些人就是会让她产生这样的感觉。这样的人只要一走进房间，她马上就会提高戒备。如果她是只猫的话——就像飞船上的宠物乔西一样——那她恐怕会毛发倒竖。

他避免了眼神交流，她看得出他巴不得自己马上消失。

“他还挺着，没什么变化。”

雷普利面对暗下来的屏幕点点头。

“那我们的客人呢？”听到这话，他瞥了她一眼。

“这个嘛，我说了，我还在……研究，”他拿起一个

扫描器，看了看显示屏，“但我已经确定它的表面是一层蛋白多糖体。它会用硅替换细胞，从而在恶劣的环境下长期生存。”他冲她笑了笑。“我的解释够了吗？”

她在心里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。够了吗？他倒不如直接让自己滚蛋好了。

“很详细，”她没有动摇，“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”她一边问一边弯腰去看显微镜。

他的语气冷了下来。“请别这样。”

雷普利抬起头，忍不住做了个鬼脸。她知道他对自己的实验室有很强的控制欲，但让她看看显微镜又能怎样呢？她连碰都没碰一下。

“抱歉。”她用毫无歉意的语气说道。

艾什恢复了先前的镇定。

“这么说吧，这两个发现挺有意思，”他说，“说明它是个难对付的混账东西。”

雷普利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“那你还让它上了船。”她说。

艾什扬起下巴，表情不快。

“我是服从命令，难道你忘了吗？”他的回答十分尖锐。

雷普利开始仔细地打量他，就在这时，她想起了自己来医务舱的原因。

“艾什，如果达拉斯和凯恩不在船上，那就是我做

主。”她说。

他面无表情。

“哦，对，我都忘了。”

他肯定没忘。这一点她心里清楚，他也是。他的语气没有半点诚意。不过，让她不解的，是这背后的原因。只因为他是个混蛋吗？他对她的职衔感到不满？或者他其实完全没有针对她的意思？还是他觉得自己能够随心所欲，因此根本不计后果？

不能再像这样继续下去了，她暗自决定。

“你把科学部最基本的隔离规定也忘了。”她说。

“不，那我可没忘。”他语气平静。

“哦，我懂了，”她答道，“那你就是明知故犯，是吧？”

艾什面露愠色，直勾勾地盯着她，把右手放在了胯部。

“那如果是你，你又会怎么处理凯恩呢？你知道如果不把他带回来，他必死无疑。”

他不悦的语气给她带来一阵快感，她对他并非无可奈何。

“遗憾的是，违反隔离的规定，等于是拿所有人的生命冒险。”雷普利反驳道。

“也许我是该把他拒于门外，”艾什又恢复了一脸冷淡的傲慢，“也许我是在拿其他人的生命冒险，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雷普利向他走近一步，接住了他的目光。

“科学官可不该冒这种大险啊，”她说道，“职业手册好像不是这么教你的吧？”

“我对自己的职责是很严肃的，不亚于你，这你明白吗？”艾什答道。

雷普利又瞥了一眼显示屏。她忍不住要去看那台计算机，但又意识到自己可能根本看不懂眼前那东西。

艾什瞪着她，一脸怒容。

“你干你的活儿，”他又说，“让我干好我的，行吗？”

她脑中飞速闪过十几种回答，没有一个算得上悦耳。但她还是忍住了谩骂的冲动，深呼吸一口，然后转过身，离开了房间。她只不过想要艾什干好他分内的活儿，但他的兴趣所在，似乎是凯恩脸上的那个生物，而不是副船长能否挺过这一关。

为什么？

2

震 颤

日期：2165年10月11日

格雷格·韩萨德站在LV-426星的地面，狂暴的气压让他几欲嘶吼。在他的头顶上方，大气处理塔释放出尖锐的金属摩擦声，这庞然大物晃动得如此剧烈，他连脚底都能感受到它的颤抖。

“你们到底在那儿干什么呢？”韩萨德向对讲机大喊。

他的心脏狂跳不止，节奏与机器的震动高度一致。虽然戴着呼吸面罩，他却觉得自己仿佛快要窒息。他明知这是一对讽刺的矛盾，却还是想要扯下面罩。不过，他不会真这么做——漫天狂舞的沙砾让他无比抓狂，但还不至于完全丧失理智。

“我们正全力以赴。”其中一个工程师回喊道。风声呼啸，韩萨德无法判断那是谁的声音。“发电机箱有道裂缝！如果我们能把速度减半，也许不用关闭整个处理塔就

能修补。”

“那就这么干吧，”韩萨德喊道，“尽快把这给解决了！我们不能再拖延了。”

“该死的，头儿，这该死的星球可不是我们选的。”工程师回应道。

韩萨德恼火地垂下了头。

“我知道，老兄，”他说，“我真想掐死那个罪魁祸首。”

“韩萨德，你最好过来一下！”对讲机那头传来了另一个声音。这个声音他认得。

“怎么了，纳吉特？”他开始绕着机器走起来。六十七英尺高的大气处理塔砰然作响，喷出供人呼吸的空气。

“你最好亲自过来瞧瞧。”纳吉特回答。

处理塔内有三个工程师，外面还有六个。纳吉特是个结构工程师。被命名为“阿克隆星”的LV-426星的地球化工程进入了第六个年头，公司已经开始铺设未来的殖民地。中央建筑群的结构已基本搭好，十多个殖民者搬了进来，与工人和工程师住在一起，所有人都由殖民地行政官阿尔·辛普森管理。

辛普森每天都追着他，唠叨地球化工程的进度问题。在韩萨德看来，辛普森就是个傻帽，而他的上司们更是一群无知的饭桶。

这片殖民地叫作“哈德利的希望”，是根据其中一位设

计师命名的，由地球政府和维兰德-汤谷公司合资建立，其日常事务由殖民地行政部管辖。星际商务委员会建立了一套规则，理论上适用于殖民地的一切事务。尽管所有人都称其为行星，但实际上阿克隆并非行星。它只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块岩石，一个叫作卡尔帕莫斯的行星的其中一颗卫星。

阿克隆星常年狂风大作，高速强风卷起沙砾和尘土，让人难以睁眼。无论韩萨德再怎样用面罩、帽子和防护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沙砾还是无孔不入。

无孔不入。

日复一日。

维兰德-汤谷公司为何偏偏选了这里作为下一个外星殖民地的摇篮？由于大气环境特殊，他们根本无法从空中准确地勘测地形，然而还是有人混蛋到决定在这里开发地产。

韩萨德觉得这地方似乎从一开始就不欢迎他们的到来。工程队放置的大气处理塔环地表一周，而主教堂似的“一号处理塔”依然在建。施工过程可谓是困难重重。机器的震动时不时导致地表开裂，曾有一座小型处理塔被整个吞没。意外事故、勘探失误、机械故障层出不穷，使得工期一拖再拖。

那现在呢……又出了什么状况？

韩萨德围着处理塔的底座前行，机器的撞击声让他不安。地面在震动，他觉得自己好像也跟着在颤抖。他的嘴里

一股土味。

“纳吉特？”他大喊一声，纳闷自己怎么还没找到对方。

“这儿！”他听到了回应。

韩萨德迎着扑面而来的沙砾努力睁开眼，看到了三个人影，但他们的位置离处理塔很远。他们站在离机身大约十多英尺的地方，低头看着地面。

哦，该死，韩萨德心想。别告诉我——

处理塔猛地抖动了一下。韩萨德转过身面对那座庞然大物，屏住了呼吸。震颤剧烈，他能看见机身的移位。忽然间，他意识到震动并不完全来自机器本身。

“狗娘养的！”他喊道。

机器内部的金属摩擦声已经犹如雷鸣。

韩萨德转身向其他人跑去。有三个人在外面，没错。不过里面也有三个人。那躁动不安的金属就在他们身边。

“他妈的怎么回事儿——”他吼了起来。

“有新的裂缝。”纳吉特喊道。

韩萨德弯下腰，看到地面豁开一道口子，厚厚的沙尘和火山灰不断落入缝中。纳吉特沿着裂缝往处理塔的反方向奔跑，计算它的长度。没过多久，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面向另外两位结构工程师。

“十五英尺！”纳吉特喊道，“还在延长！”

这条裂缝能跑出去多远，对韩萨德来说并不重要。他奔向处理塔，盯着消失在机器底下的裂痕。

“不，”他轻声说道，“不不不不。”

他抬起头，望着空中积聚的沙砾。处理塔内部继续砰然作响，让他想起了曾经看过的关于一个老火车头的纪录片。

“关了它！”他大喊一声，“把这玩意儿关了，都出来！”

“头儿……”纳吉特欲言又止，声音小心翼翼。

韩萨德对三个结构工程师咆哮起来。

“给我回去，你们这些蠢货，”他挥手示意他们走开，“你们忘了三号处理塔了吗？”

通过对讲机，他能听见处理塔里的几个工程师正相互大喊——发号施令夹杂着污言秽语，流露出一片恐慌。

“你觉得情况会恶化？”纳吉特问道。

地面依然在颤抖。地震只是局部的，持续时间却不得而知。施工前他们在这片地区进行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勘测，并没有发现任何局部地震的迹象。

直到工程已经无法回头。

“已经够严重的了。”韩萨德吼道。

一声巨啸过后，机身停止了轰鸣，但余震依然持续。风暴渐渐缓和，处理塔初露真容，在离地面二十英尺的位置，他看见了光滑的金属表面上的一道裂缝。

该死！

“都给我出来，马上，”他大喊道，“阮！门德斯！给我出——”

叫声忽然停住了，他低头看了看脚下。地面似乎平静了下来。他几秒钟没敢喘气，直到确定震动完全停止。其实，屏气是没有必要的。

处理塔也许能修，但那只会白费功夫。下一场地震可能会将其完全摧毁，也许明天就会到来，也许十年都不会发生。这座机器注定要报废，机身将被拆成零件，他们得选一片更稳固的地面重新建塔。可是，在阿克隆星，没有哪片区域能让人完全放心。

“头儿？”纳吉特走到了他的身边。

韩萨德怔怔地望着前方，任由狂风拍打。

他感到无比挫败。

所有这一切的荒谬，为LV-426星命名的那个人一定心知肚明。在古希腊神话中，阿克隆是流经冥界的一条河。这个词的含义颓废至极。

痛苦之河。

3

丽贝卡

日期：2173年3月15日

看着妻子前额上的汗珠，拉斯·乔登心里一紧。她狠狠地捏住他的手，他能感到自己的骨头在相互摩擦。此刻，她屏住了呼吸，在极度的痛苦中把脸皱作一团。

“深呼吸，安，”他对妻子说，“亲爱的，你得深呼吸。”

安大喘一口气，整个身子松弛了一下，接着她紧闭双唇，慢慢呼出肺里的气。她过去几个小时煞白的脸此刻已经呈浅灰色，深深的眼圈是青紫色的。她把脑袋垂到一侧，用眼神央求他为自己做些什么，尽管两人都清楚，他能做的，也就是陪在她身边，做一个关爱的丈夫。

“她怎么就不出来？”安问道。

“她觉得里面太舒服，”拉斯回答说，“里面很温暖，还有你的心跳陪伴她。外面的世界太大，太吓人。”

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隆起的腹部，在过去的几个小时